

文艺评论

短篇经典的“微妙”美学

□徐晓杰



就在旁指指画画。难禁的笑声，憋在喉咙里咕咕作响。

第二次是在中间，有了孩子之后。“每逢大太阳或下雨天气，两口子出门，高女人抱着孩子，打伞的事就落到矮男人身上。人们看他迈着滚圆的小腿、半举着伞儿、紧跟在后面滑稽的样子，对他俩居然成为夫妻，居然这样形影不离，好奇心仍不减当初。”

第三次是在结尾，高女人离去之后。“逢到下雨天气，矮男人打伞去上班时，可能由于习惯，仍旧半举着伞。这时，人们有种奇妙的感觉，觉得那伞下好像有长长一大块空间，空空的，世界上任何东西也填补不上。”

这三幅画面，其实是对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三个生活阶段的典型细节提取：刚刚结婚搬进大楼时、生了孩子

后和高女人离去后。作家以伞下的状态来表征每个阶段两人的情感状态、生活状态及其变迁。仔细看来，这三幅画面的结构是一致的，每幅画面中都包含一个小画面。小画面聚焦于打伞的动作，打伞人由高女人变成矮丈夫，两人不被世俗眼光干扰的、旁若无人的相互体贴、相守恩爱在这一日常细节尽显。当然，如果仅有小画面，内容会单薄许多。大画面则进一步拓展、丰富了层次，速笔勾勒出“看客”们对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打伞画面“看”的场景。于是，“看”与“被看”之间形成微然与庸俗的强烈反差，并于反差中彼此反衬、烘托，在作家和叙事者、隐含叙事者更高层次的“看”中，“看客”的可鄙、可悲、可笑，被看者的可尊、可敬与可爱，都得以不断放大。最感人、最微妙的是矮丈夫半举伞的结尾，更是悠然不尽，余韵绵长。这半举伞的姿势，或许成为人类对美好情感坚守的一种姿态，也是以坚贞、纯洁战胜可怕惯性、庸常态度的宣言。

毋庸置疑，在《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及其他短篇经典中还有更多层次等待我们去不断发现，有更深刻的“微妙”美学意蕴等待我们去开掘。这就是经典的“读不尽”的魅力。而这，也正是“微妙”的本质。在一个长篇迷恋、长篇追逐的时代，应该如何捍卫短篇小说的尊严？我想，提高审美表现力，以“微妙”为境，以经典为“镜”，或许是最佳的路径。

短篇小说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文体。好的短篇在小体量中爆出的直击心灵的精神力量与余韵绵长的美学韵致，吸引着人们沉浸其中并不断揣摩其独有魅力何以生成，继而思考、探究衡量短篇小说艺术高下的标尺是什么。“短篇小说对一位作家的叙事技术要求和聚焦，以及叙述中穿透生活、呈现人与世界的的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这种文体对作家的审美表现力，永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张宇昕在《短篇小说、唯美叙述与文学地理》一文中对短篇小说艺术的这一段阐释，便将“叙事技术”与“穿透生活”“呈现人与世界”连接，概括为“审美表现力”，并指出短篇文体对作家“审美表现力”的要求是要有超越于其他文体的难度和高度的。

作家的审美表现力落地在短篇叙事实践中，所呈现出的最大艺术魅力是什么？我以为“微妙”。于短篇经典而言，“微妙”是其艺术的必需品。方寸之间的舞蹈相较于广阔天地的驰骋，是更需从整体设计到一举手一投足、一舒一展、一瞥一爱进行精心雕琢，而展现其舞姿的曼妙与独有风情的。

短篇经典的“微妙”，在我看来，包括单个的“微”所形成的“妙”和多个“微”的排列所组成的“妙”。

单个的微妙之笔在短篇经典中俯拾即是，那是让我们拍案叫绝的一个个神来之笔，永远铭刻在心间的定格画面，一抹微笑、一次凝眸、一个远眺，甚至是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

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汪曾祺把明海对英子两小无猜的纯洁情感，从懵懂到萌动的契机，巧妙地落实到一串美丽的脚印，本已是出奇制胜。而“傻了”“心里痒痒的”“搞乱了”几个修饰，更是把明子这个内敛、羞涩的少年走在英子身后，看到田埂上细细小小的脚印，情窦初开的一刹那微微战栗的隐秘心理，刻画得那样细微、那样有分寸，却又那样动人。

当然，微妙的艺术不只体现在对“美好”的书写中，对“悲痛”的细致入微的把握则更见功力。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即是堪称经典的个案。“我用手抚摸了一下他的眉骨，对你说，你

走了，以后还会有谁陪我躺在床上看月亮呢！你不是魔术师么，求求你别离开我，把自己变活了吧！”在丈夫即将被推进火化炉的一刹那，“我”简短的一段倾诉，既复刻、还原了两人恩爱、浪漫的日常场景，也在哀求“变活”、祈求奇迹中透出“我”的巨大悲恸。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这轻轻的抚摸、静静的话语，是远比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恸哭，更能够传递“世界上那个最爱我的人去了”的不信与不忍的。从“微妙”入笔，将“心”比“心”，以“痛”通“痛”，继而抵达“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大境界，此即为“微妙”的上乘之境。

由是观之，无论是对美好还是对悲伤的“微妙”书写，都力避于表象之上的“滑动”，在既合乎常理又异于常规的细微处开掘，从而通往人性与灵魂的深处。

如果说单个的“微”所形成的“妙”是在反复的细读中不断显现而出，那么多个“微”的排列所组成的“妙”，则更需读者调动全副的心智、厘清多个“微”的路线图，才能够渐次浮出水面。

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举伞”画面贯穿全篇，却又有所变换；每一个画面都有独特的“微妙”之美，连接起来更是生成整体的“微妙”美学意蕴，堪称“微妙”艺术的经典。

应该说，冯骥才选择了打伞这个生活细节，来凸显高女人和矮丈夫身高的落差、表现情感的笃厚、嘲讽世情的丑陋，首先就是一种“微妙”的匠心。小说中的打伞细节共出现三次。

第一次是在开头，两个人刚结婚住在大楼里。“尤其是下雨天，他俩出门，总是那高女人打伞。……大楼里一些闲得没事的婆娘们，看到这可笑的情景，



沧海月明忆故人

□邱明

快，掩卷遐思，品味隽永。

征辉散文美在古韵。简约即美，简朴即古。古朴含韵，文字干练，用意深远，韵味绵长。且看书名，《秋水如梦》《走月亮》《大美不言》《心灵故里》《沧海月明》《千里快哉风》；且看篇名，“西施雨”“青丝永定”“夜醉汀州”“拜窑”“堤柳而今尚姓苏”；且看文字，“铺面毗连透迤，古风飒飒。憾斗移星转，雨蚀霜侵，街景已见衰落，如美人迟暮，韶华渐远”；加上“端的、然、之、乎、者、也”穿插其间，不觉古风扑面，诗意绵绵。他缜密古典文学、熟背《古文观止》篇篇，喜读板话笔记章回小说，爱诵汉赋唐诗宋词，数十年磨炼浸淫其中。

征辉散文美在情真。若以性情中人写性情中事评介他的散文，窃以为十分贴切。他叙述自己青春萌动，对少女的心仪暗恋，他抒发他养他的山村城镇风貌变迁的愁绪离怀，他吟咏秀丽山水的眷念流连，他倾诉对环境污染环境的焦虑不安……

读征辉的散文，字里行间你可以触摸他的心跳，听见他沸热的情感汨汨流淌。更为难得的是，他毫不掩饰自己亦凡夫俗子，敞开心襟自曝醜陋，自我嘲讽批判，这种自我解剖的勇气令人钦佩。他不是圣人，他也“世俗”。都食人间烟火，谁人无世俗？他“世俗”但不庸俗。他的“世俗”是烟火气，人情味，悲悯心。因而他的散文是那么贴近生活，文中所写皆为市井气乡情味，读他的散文能读出人间喜乐哀伤。只可惜征辉的烟雨人生终结于2024年2月14日，驾鹤西去。

他与死神交锋近三年，身心俱疲，痛楚之剧，压力之大，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他原本能说爱唱，却因病痛失声。他痛苦无助，万般无奈，只能借助手势借助表情，依赖手写板和手机微信披露心迹。最后时日，他强忍剧痛，拖着衰弱不堪的身躯把《闽西散文精选》、龙岩市散文学会十项优秀成果，以及朋友的新书首发式一件件做好。回忆这些，怎么不令人感动和泪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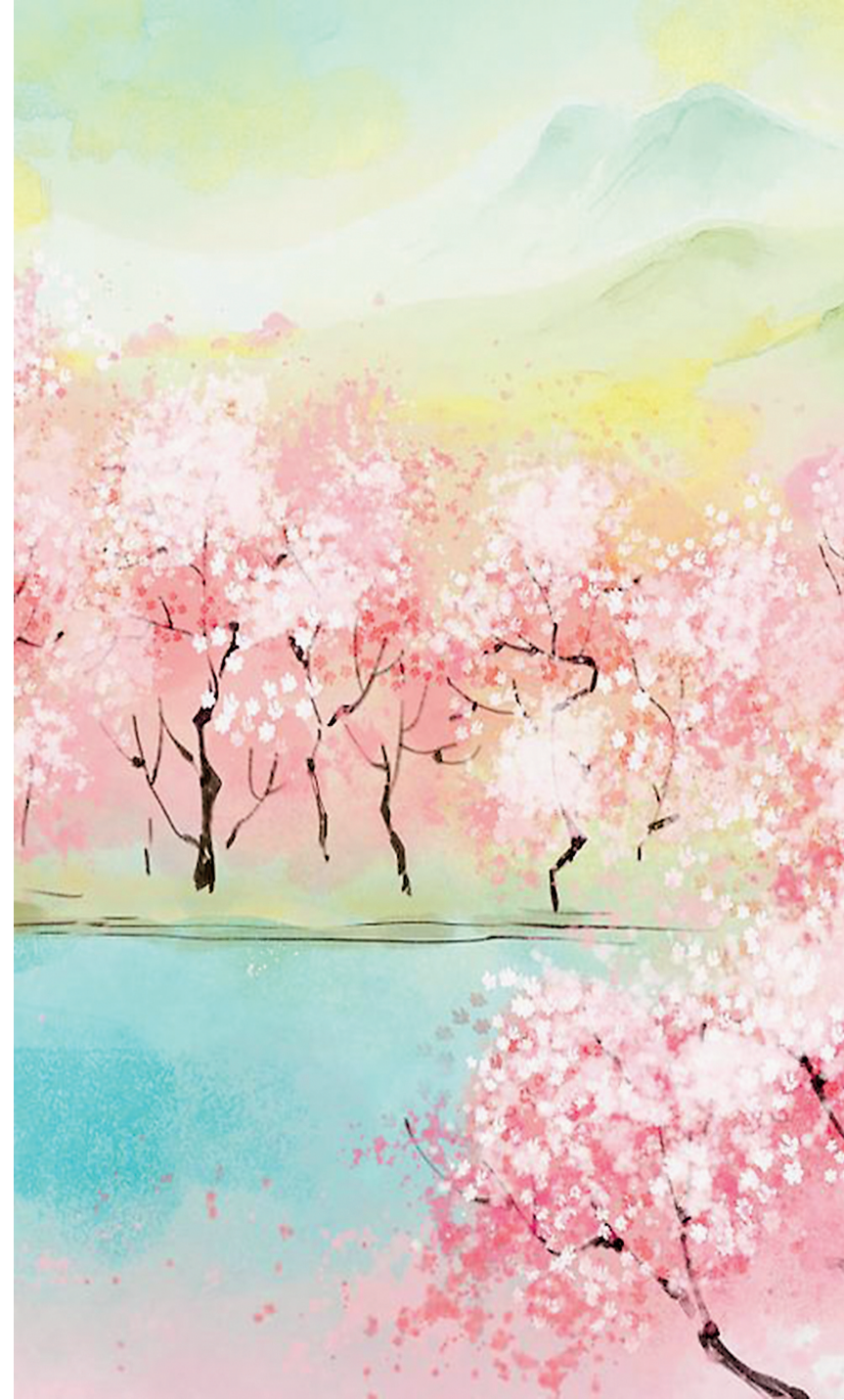
征辉出殡这日正逢十六。是夜，碧天如海，月轮似玉，一如他的书名。人已逝，书吐香。读书如读人，他的灵与魂长在！

读征辉的散文，像烹一壶水仙，茶香氤氲，饮之，通体舒畅，细品，神清气爽，回味，丝丝缕缕，化绵绵幽思凌波太虚。

征辉散文美在传神。尤以人物散文为最，有道是丹青难写是精神，他记人叙事状物，精气神无处不在。他的人物散文，几可当小说看。文中男女，形象鲜活，事件、环境、语言都带典型性，具备小说三要素，却无小说虚构铺张之嫌疑。生活之精妙本无须艺术的夸张放大，而在于审美情趣之发现，能将大千世界写得朴实如真即为好文章。征辉散文人物，皆是儿时玩伴或身边极为熟悉之人，萦系心头，感怀其事，电光石火偶有触发，择其精妙，凝聚笔端。

征辉散文美在隽永。信马由缰，欲写之物烂熟于胸，谋篇布局，行云流水，或急或缓，收放自如，数十年底蕴非一日之功。征辉散文的开头，颇具特色，简明突兀，悬念顿生，工于雕琢，玲珑剔透，譬如凤头扬冠亮嗓，啼鸣婉转，先声夺人。其散文的结尾，干净利落，令人回味无穷，老辣精到，令人叹服。往往出乎意料外，却在情理之中，宛似豹尾扑剪山林，空谷传声，余音袅袅。

征辉散文美在简约。叙事状物，不卖弄文采堆砌辞藻，征辉写的东西大多朴实无华，纵是游记一类，只写他懂得的掌故，纵然一鳞半爪。他不醉心考证发掘引经据典显示博学，不沉湎全景描绘。他笔下的山川淡淡如水墨，街市蒙蒙似云烟，他只写置身其间之感，只叙内心情与事。他伫立桥头，“古城未眠，灯火万家”“汀水流静，波影似鳞”“一株又一株的桂花树，又缀满了淡淡的花蕊，香气袭人”。如此文字，简约明



诗路花语

母亲的春天(外三首)

□王丽

田野打开僵硬的身子
在荒芜的旷野中细细舒展
炊烟清瘦
春风俯身
门前的桃树摇晃
母亲薄薄的影子
从花朵上浮起来

除了安详落下的叶片
走进山林的脚印也平稳有劲
林下鲜活的绿风
伴着大地暖暖的体香
涤荡和沉淀了一颗
浮浮沉沉的心

我愿

把春天的思绪催化
留下三两斤三月的春风
恬静的午后
一杯刚刚苏醒的绿茶
配一片酥酥
总会把风干的记忆
一点一点打湿
三月的风轻轻敲打
泛黄的文字
一些诗句，便落了下来
这些年的摇摆，漂浮
都搁置在春风一隅
我愿我，还是桃花下
你遇见的韶光

透彻的水从山上
沿着异石滑落
我不敢触碰它的纯净
生怕，指尖的污渍落入
生怕，尘世的心思被看透

箩斗坑，想像故乡一样呼唤她
走进，还是走出
我们不惊动一叶春天

春天的呼唤

母亲又一次
把爷爷推到阳光下
晾晒，顺便晾晒一些
陈旧的事物

走进箩斗坑的春天

箩斗坑，一个安静的
像客家女子一样的村庄
点缀在梁野山的腰肢
我不想探究她名字的由来
只在静静的炊烟中
读懂了她的宁静

村庄还未叫醒春泥
田野里，一些早已蠢蠢欲动

溪水摊开的心事
像晚冬落下的温柔

院子，叽叽喳喳的鸟鸣
是春天收拢在老屋的呼唤

一些心事，一些欲言又止
阳光托起母亲额间的皱纹
又轻轻放下

高大的灌木林下
干净的土壤

风雅颂

望梅赋

□梅青

下，靖南架笔；节孝坊前，千古绝唱。文曲流星，武风焕彩，民俗不止，香火不断。保生德高，关帝威武，妈祖大爱，闽台相传。

土楼百座，席地而落，仪态万千，风情万种；怀忍交椅，南庆交错，和胜方正，万德圆阔。望保和博大，如士夫儒雅；镜镜垂巧，恰少女端坐。百年技艺，夯土竹骨，亘古沧桑，雄浑气魄。

遥想当年，客旅徙岸，俱怀逸兴，石破天惊，曾经沧海一粟，长河落日，苍穹寂茫。纵使横戈跃马，江湖驰骋，心慕之所归，思念之所往，百转千回，梦求其所，皆是家乡。

花好月圆日，人喜楼兴旺。钟鸣鼎食，梅宴起舞，烹牛宰羊，梅酒飘香。闻者皆其来，听者随其往，星光与灯火交映，欢歌与笑语齐飞，亲朋与好友团聚，家福与国盛相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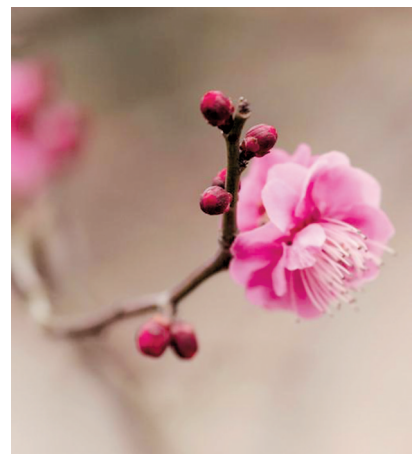
牧童遥指处，梅花香自来，一湾清泉过，岂能不爱哉？

情万种；怀忍交椅，南庆交错，和胜方正，万德圆阔。望保和博大，如士夫儒雅；镜镜垂巧，恰少女端坐。百年技艺，夯土竹骨，亘古沧桑，雄浑气魄。

遥想当年，客旅徙岸，俱怀逸兴，石破天惊，曾经沧海一粟，长河落日，苍穹寂茫。纵使横戈跃马，江湖驰骋，心慕之所归，思念之所往，百转千回，梦求其所，皆是家乡。

花好月圆日，人喜楼兴旺。钟鸣鼎食，梅宴起舞，烹牛宰羊，梅酒飘香。闻者皆其来，听者随其往，星光与灯火交映，欢歌与笑语齐飞，亲朋与好友团聚，家福与国盛相随。

牧童遥指处，梅花香自来，一湾清泉过，岂能不爱哉？



游目骋怀

雪域桃花

□詹学齐

桃花掩映中，山川、河流、树木、牛羊，星罗棋布的藏式民居，高高的玛尼堆，风中哗哗作响的五彩经幡，都渐渐有了笑意。隔着重重花枝望向整个派镇，美得夺人心魄，这分明是绝世独立的人间仙境。如此江山，让人不知要如何倾心相爱才好！

桃花怒放的三月，农牧民各有所

二十三年前，我参加援藏工作来到西藏的米林县。

米林，是藏东南的一个人口小县。山顶上终年覆盖着皑皑白雪，雅鲁藏布江从西北方向裹挟着高山雪水滚涌而来，从县城边上穿过，奔向大峡谷。两岸宽阔的河谷，分布着大片农田和村庄。藏地的美是一种苍茫、磅礴的大美，就连雪域桃花，也是一种腾腾烈烈的壮美。

初春三月，米林县的冬小麦还披着厚厚的晨霜，但野外满山遍野的毛桃，黑褐色的枝条已经开始变绿，圆锥形的冬芽冒出了粒粒红点。不几日，红点的颜色就荡漾开来，整棵树渐渐灿烂起来。短短十几天，桃花漫山遍野野地绽放。桃枝交柯，纷纷扰扰，灿如一片低飞的云，无一处不披。

毛桃野生野长，树形苍劲粗壮，树干苍如铁。花朵虽小，但密度很大，一朵叠着一朵，一簇簇，一丛丛，繁茂得像燃烧的火苗。如果只有一树桃花，也许会显得单薄，但一树一树一片片地盛开，就有了磅礴的气势，与远处的雪山遥遥呼应，全然没有江南桃花那种娇嫩，而是一种野性的美、壮丽的美，令人一见，眼光都跟着燃烧起来！

米林桃花，从卧龙镇开始，顺雅江而下直抵派镇，绵延几百里，河谷、山沟、坝上，一大片一大片的桃花开得狂放又恣意。我最倾心的就是派镇那片桃花。那里，雅江浩浩荡荡正积蓄力量冲向大峡谷，南迦巴瓦峰磅礴耸立，闪耀着白雪的光芒。桃花顶着蓝天和冰雪绽放，倒映在深蓝的江水中，如梦如幻。在透明的阳光下，在如倾如燃的